

文章编号: 1673-1646(2024)04-0065-07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哲学意蕴 及当代价值

——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探赜

李锦霞, 刘友田

(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18)

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现实的个人”为主体, 分析了唯物史观形成的哲学基础, 从理论到实践, 从束缚到解放, 清算了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 深刻论证了由“观念解放”到“现实解放”的伟大转变。《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表虽时隔久远, 但其中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哲学意涵仍然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既夯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 又对新时代理解唯物史观原理、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 《德意志意识形态》; 人的解放;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673-1646.2023136

引用格式: 李锦霞, 刘友田.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哲学意蕴及当代价值: 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探赜[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0(4): 65-71.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and Contemporary Values of Marx and Engels' Thought on "Human Liberation": A Textual Analysis of *German Ideology*

LI Jinxia, LIU Youtian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China)

Abstract: In *German Ideology*, Marx and Engels treated "real individual" as a subject to analyze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y review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ir "previous philosophical beliefs" and examined their big transition from "conceptual liberation" to "real liberation". Despite the passage of time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German Ideology*,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human liberation" continue to be significant. This reinforc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hold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new era, mast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human destiny, and realizing the aspirations of the communist society.

Key words: *German Ideology*; human liberation; Marxist philosophy

收稿日期: 2023-12-27

基金项目: 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振兴的创新机制研究(22&ZD029); 2020年山东省社科规划课题: 对弘扬沂蒙精神助推乡村振兴的研究(20CYMJ08); 2019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立项建设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SDYKC19128)。

作者简介: 李锦霞(1999-), 女, 硕士生, 从事专业: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E-mail: lijinxiasdau@163.com。

通信作者: 刘友田(1969-), 男, 教授, 硕士生导师, 从事专业: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E-mail: lyoutian@163.com。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在旅居布鲁塞尔时期与恩格斯一同撰写的重要政治哲学著作,也是标志二者的世界观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政治立场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两个转变”过程大致完成的经典文献,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和人的解放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解放为主体,从哲学视角深刻论证了人的解放思想的科学性。在二者看来,哲学不是脱离实际的虚妄,而是不断创新、转变、深化、升华的现实之思,是服务于人的观念以及现实层面解放的一种意识形态。哲学与人的解放思想相结合,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基本框架,对于我们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明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哲学信仰清算

《形态》一书主要分为两卷,系统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其中,这一著作作为二人“新哲学观”的形成完善之作,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哲学即“观念、概念与自我意识决定世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以及布·鲍威尔和麦·施蒂纳的唯心史观等哲学思想深刻批判的基础上,阐明了二者本身的哲学信念,即以科学实践观为逻辑起点,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现实主体,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驳斥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对“新唯物主义”的诽谤与冲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真理性、纯洁性。

1.1 理论革新:“新哲学观”的历史出场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旧世界”的理论旨归在于以此过程发现“新世界”、构建“新哲学观”,二人以“现实的个人”为理论出发点,将哲学引向人们的现实世界以及处在社会实践中的人。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历史观革命,在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批判的过程中实现了其本身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破与立,呈现出了把握世界历史的全新视域,为“新哲学观”的历史出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1.1 理论出发点:“现实的个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智慧结晶是作为标识性概念的“现实的个人”的逻辑展开。一方面,“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519}。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理论出发点聚焦于“有生命的个人”,也即通常意义上的“现实的个人”,将“现实的个人”视作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即唯物史观创立的前提。具体来说,马克思恩格斯以“现实的个人”为基点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突出指明自在自然会在人的感知、创造以及生产过程中转变为人化自然,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进一步强调的: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社会人”,而非完全的“自然人”^{[1]519}。另一方面,从“现实的个人”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总是把哲学引向人们的现实世界以及处在社会实践中的个人,它以实践为中介,以生产为手段,其内涵不仅包括个人的物质实践即物质生产活动,还包括由生产活动承袭以往的制约性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个人在这种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新的生存环境。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破解人的“存在之谜”的前提基础上,指出“现实的人”一定是处于特定交往关系中的人,究其根源在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为人的解放打破了唯心主义这道思想藩篱的束缚。

1.1.2 理论支撑点:批判费尔巴哈“半截子唯物主义”

对唯心主义哲学信仰的清算从费尔巴哈已逐渐开始,虽不够完全,但费尔巴哈对于唯心主义哲学的前提批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阐释提供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对二者哲学思想的变革起到支撑性作用。一方面,费尔巴哈的理论学说是一种“半截子唯物主义”,他在自然观上遵循唯物主义,但在他面对物质世界时,“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1]530},特别是探讨人的存在时,他是遵循抽象人本主义的,直接是唯心主义的。另一方面,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一是费尔巴哈坚持以感性为根基的唯物主义,归根结底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仅仅局限于片面、单纯、静态的直观^[2],缺乏实践观念;二是费尔巴哈从“抽象的人”出发,没有正确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没有看到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之间的必然联系,信仰感性的自然,把人看作是脱离社会存在的孤立的人,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众多偶然事件的堆积,缺乏历史观念。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批判的过程中实现了其本身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破与立,完成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哲学转变。

1.1.3 理论扩展点:世界历史的开创与形成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历史的开创与形成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即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1]566},为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现实展开指引科学化方向。首先,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市场得到进一步扩大,人们在工业生产的助力下逐渐开辟了世界市场,“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538},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将愈益全球化。其次,由于大工业的出现,各国无法也不能再维持闭关守自的状态,这逐渐使得跨区域、跨民族、跨国家的交往成为可能。最后,大工业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剥削的生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向世界范围扩张,使得世界上各个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有了真正意义上不可或缺的联系,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区域性联系与交往,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逻辑提供了世界历史层面的现实化遵循。

1.2 实践重构:“新哲学观”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哲学观”以实践、批判与创新的本质彰显其历史使命,突出表明人的解放不仅是一种价值追求,更是一种历史性的现实社会运动。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德国实践政治派的批判中展开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理性辩思,以分工为联系纽带揭秘了社会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并以先进的理论武装无产阶级,切实阐明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手段与实践探索才能够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及人的全面解放。

1.2.1 实践前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观革命是面向现实的实践转向。在对德国的实践政治派的批评中,马克思曾指出:“一句话,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1]10},并就此展开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理性辩思。首先,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理论在《形态》中体现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29},证实了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其次,正如“德国哲学从天国降落到人间”^{[1]525},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从事现实活动的人视作社会实践发展的主体和出发点,通过人们的现实生活折射出其意识形态,使抽象概念回归社会现实。

最后,存在与意识是辩证统一体。社会存在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前提条件,而人又总是依存于一定的社会存在来进行社会实践,并在改造社会存在的实践活动过程中产生一定的社会意识来改造人类本身。总之,意识“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1]526}。我们要从社会存在理解社会意识,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人本身出发理解社会生活,从抽象回归具体理解社会存在,分析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与规律性。

1.2.2 实践动力:分工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1]526},他们对当时占据统治地位或处于思潮中心的哲学形态展开批判,揭秘了社会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分工作为人与生产资料相联系的纽带,是人与人相联系的桥梁,也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一项重要活跃因素。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异化理论,指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1]537},表明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分工引起了人类社会活动的异化。其次,“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567}。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革命爆发的根源,是制约所有制形式更替的“拦路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最后,马克思恩格斯从分工、私有制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三者之间的关系出发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动力源泉,指明要想实现共产主义,就要消灭私有制条件下的分工和分工导致的异化,而这都以生产力的急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条件。

1.2.3 实践主体:无产阶级的无畏斗争

当共产主义运动损害到资本家利益时,资产阶级会顽强抵抗,他们绝不会自动放弃政权,而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夺取政权,因此,以无产阶级解放为重要中介的人的解放归根到底是建立在无产阶级这一实践主体之上的。一方面,在阶级社会中,对于每一个为谋求统治而战的阶级来说,“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1]537}。只有夺取政权之后才能拥有话语权和掌握主动权,才有团结人民实现革命胜利的可能。另一方面,由于阶级壁垒的存在,“等级的差别特别显著地表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中”^{[1]572},但不同阶级仍在想要占据领导权方面不谋而合,使得包含无产阶级在内的每个着力取代旧阶级的新

阶级,都将把自己的利益视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4]180},以便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因此,面对不同阶级的存在、斗争与转化,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依然坚定选择、依靠、成为无产阶级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539},不代表任何阶级的私利,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为绝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着想。

2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双重意涵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经历了从“观念解放”到“现实解放”的转变。与此同时,从主观层面来看,二者肯定了“现实的个人”的活动是人的解放的观念领域的思想与意识活动;从客观层面来看,二者又从经济层面深入把握思想观念产生的现实基础并使之进一步革命化的经济与历史活动。思想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前提,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解放”思想的探索正是回应时代课题、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深刻探赜。

2.1 主观层面的“观念解放”

2.1.1 “解放”是一种政治活动,这一思想促使人们将哲学从“天国”带回到“人间”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哲学观”形成之前,德国古典哲学在哲学流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从《形态》一书来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黑格尔及其之后的哲学思潮展开批判,超越了对人的抽象观念的理解,对具体的黑格尔哲学以及抽象的全部哲学展开了批判,将“人的解放”思想从虚幻的“天国”带回到现实的“人间”。一方面,以布·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将人的解放视作对宗教与政治束缚的批判。随着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主要代表和发展高峰的黑格尔派哲学体系的解体,意味着德国古典哲学日益走向终结,同时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新的开始。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观念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的现实前提。另一方面,费尔巴哈的哲学体系归根结底只是“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他坚持的抽象人本主义刷新了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的“观念解放”的认知,但是由于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并未摆脱唯心主义的枷锁,他提出了

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解放”不同于宗教解放,而是“人的类本质”的解放。简而言之,费尔巴哈的历史哲学、黑格尔的唯心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直接对立的。

《形态》一书鲜明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解放”思想的探索,指出他们是在批判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确立了崭新的极具批判性思维的唯物主义思想,进而坚定表明要构建一个与德国古典哲学完全相反的“从人间上升到天国”^{[4]152}的崭新世界观。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的人学 and 世界观等理论观点日益广泛地在全世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真正实现了带有主观色彩的人的“观念解放”的蜕变,彻底破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在理解“人的解放”问题上的片面直观。

2.1.2 “解放”是一种意识活动,这种意识促使人的观念从抽象回归具体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3]29}在《形态》中,德国旧哲学家以及意识形态家们将哲学与实体等一切都消融在“自我意识”之中,马克思在对此虚妄观念持批判态度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4]172}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意识脱离现实就会变成空想与虚幻,甚至发展成为虚无主义、荒诞主义等错误思潮。实现人的解放不能单单只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或说精神解放层面,应该正确地将“观念解放”视为“人的解放”的首要条件和必备基础,而不应仅停留在抽象思维领域空谈“人的解放”;另一方面,“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意识归根结底来源于物质。反观布·鲍威尔和麦·施蒂纳等人关于“解放”思想的观点,他们把一切都消融在自我意识等抽象化的概念中,因而逐渐走向了主观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由于其唯物主义的“半截子”性质,他关于“人的解放”的观点也没有走出观念领域,只停留在抽象化看世界的理想范畴内,最终落入了唯心主义的“窠臼”。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系统而深刻地批判了曾经坚信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及其意识形态的观点,在清算哲学信仰的同时逐步意识到“人的解放”不能仅停留在观念领域,更要在形成抽象认识的初步了解后,通过实践中介,在适应社会物质生

活发展要求的基础上转化为思维具体和物质具体,然后作用于社会现实,推动历史的发展。《形态》一书的撰写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唯物史观的坚定立场,以追求“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构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图景,从而进一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辨方式和逻辑方法。

2.2 客观层面的“现实解放”

2.2.1 “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在历史进程中自然解放与人类解放相互成就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问题的考察,具有敏锐的历史眼光和问题导向性。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解放”是由历史关系促成的。其中,不仅人类社会中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自然界中也存在万物互联的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依存,相伴相生。质言之,自然解放是人类解放的逻辑前提,人类解放是自然解放的先决条件,二者相互成就。一方面,自然解放并不是要回到原始社会时期,回到纯粹的自在自然阶段,而是要在生产力极大程度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将自然从人的剥削破坏中解放出来,使人类为了自身利益不顾惜自然环境的现象去而不返,解除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异化现象,使自然界不再“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1]534};另一方面,人类解放也并不是说要让人类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矗立于宇宙间,而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将人从异化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人的社会性存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人,因而,人受制于自然也无可厚非。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坚定地批判了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人观,将“人的解放”视为一种建立在科学实践观之上的社会历史性活动,把自然存在中“既成性的人”发展为自然历史过程中“生成性的人”,使得人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客观环境中逐步实现人的解放。因此,要切实实现“人的解放”,就应该正确看待自然解放与人类解放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相互关系,必须扬弃异化与抽象化的现实存在,走向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与解放。

2.2.2 “解放”是一种经济活动,在经济发展中物

质基础与科学技术相辅相成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解放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527}。这些状况归根结底均是经济层面的因素,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由此可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的解放会部分地表现在经济前提之中,既需要相应的物质基础作积淀,又需要科学技术作为催化剂,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形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而实现人的解放。从物质基础方面看,马克思恩格斯将“现实的个人”看作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4]151}。人类解放在经济层面的外在表现更多地体现在经济体制变革之中,社会变革多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不相适应而导致社会历史的演进发展。与此同时,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因为与日俱新的物质生活需要,把人们从旧的生产力中解放出来,实现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物质生活条件的进步,最终实现生产力与社会形态的推陈出新。从科学技术方面看,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的解放视作一种经济活动,是因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从事现实活动)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1]527},运用“现实的手段”就不能不注重科技手段与工业革命为当今世界的科技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因此,工业革命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同样证实了“现实解放”也只有融入历史的长河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总之,在人类社会,物质基础与科学技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实现解放不仅要解决物质基础层面存在的矛盾,社会阶级层面的矛盾也不容小觑,只有科学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一个时代的人类社会的精神面貌、物质基础和科学文化等具有的决定性作用,才能真正实现人的现实解放。反之,当生产力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时,人们的衣食住行甚至温饱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人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3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价值内蕴

3.1 理论奠基:夯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较为全面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理论基

基础。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从自然观、实践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等多重维度全方位驳斥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思想侵蚀,鲜明地划清了唯物主义思想与非科学思想之间的界限,切实将思想从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剥离出来,对于新时代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与规律。这一突破不仅为二者所处时代的变化更迭指引了方向,而且为我国现阶段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正确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重要启示。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相结合,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促进,指导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以及整个人类解放,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备了完整的存在论与认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就应始终把读原著、悟原理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向标,坚持以学理论、促实践来检验学习成效,进而不断提高理论知识储备的丰富性和科学性。

总之,《形态》蕴含的丰富思想内蕴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领域都对现代文明社会走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具有重要推动作用^[6],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提供强大动能。

3.2 发展格局:推动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批判了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环境决定论”,在此之后,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更加鲜明地提出了“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545}的科学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明确摒弃了旧唯物主义者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狭隘的理解,突出体现了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辩证统一。可以说,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离开自然,人不可能进行生活和生产;离开人类社会,自然就只能是“自在”条件下狂放生长的自然,因为人的活动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自然环境条件。因此,人类的社会生活必然以自然存在为生产和生活的基础,而且人类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当前,我国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愈益重要,我们应正确认识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之间的关系,从实际出

发,从源头出发,严格落实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根本出路。

总之,人类与自然界最和谐的方式就是共生共存,解放人类就是解放自然界,反之亦然。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对自然的保护、改善、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说的,“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8],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3.3 价值导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明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克服一切束缚力量,使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日益紧密,最终形成民族大团结、社会大统一、“命运共同体”。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思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哲学依据与价值导向。此外,在历史已成为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之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与外界隔绝、独善其身,必须且只能适应世界历史发展规律,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其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国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科学世界历史观的基础上根据新时代、新要求,科学研判国际国内形势,为全球治理与世界和平提交的中国答案、贡献的中国力量。更进一步地讲,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体现出的世界历史观对新时代我国扩大外交、与周边国家互助互赢具有国内国际双重意义,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而言,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内意义在于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坚定历史自信,实现了历史使命与时代潮流的高度统一;国际意义在于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历史主动,展现我国鲜明的理论创新品格和友好人文外交,实现了民族精神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

总之,我们在新时代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坚持习近平外交思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世界各国展开友好外交,实现合作共赢。

3.4 实践深拓: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以及所描述的生活状态都是围绕“人”来展开的,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者指的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是始终站在人民立场考虑社会发展趋向的领风者。首先,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1]527},通过革命,使人不再受到阶级、国家的束缚,但这并不意味着毫无底线、随心所欲地野蛮生长,而是使人们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精神世界也得到极大的提高。其次,共产主义者“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1]543},才能消灭私有制,联合起来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1]571},也就是说,前提条件是要进入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状态,只有在共产主义这样一种“共同体”中才拥有实现彻底解放的手段与可能,才能实现人的解放,才能获得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对我国而言,根据中华民族发展史以及当下实际国情,建设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更加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故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8],倡导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实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总之,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科学论证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崭新境界,指明共产主义社会是客观历史的产物,是人类解放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4 结 语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逻辑表达,是人类解放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重要著作,对指导人类寻求解放的革命斗争具有重要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以“现实的个人”为主体,分析了唯物史观形成的哲学基础,深刻论证了由“观念解放”到“现实解放”的伟大转变。其发表虽时隔久远,但其中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时代价值,为我们既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地追求理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和人类解放的壮丽事业而团结奋斗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南。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陈婷.理解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的四个层次:基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现实的个人”的分析[J].理论导刊,2020(7):102-106.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薛俊强,吴大娟.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政治哲学深蕴: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分析为例[J/OL].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8[2024-01-04].<https://doi.org/10.13766/j.bhsk.1008-2204.2022.0944>.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01).